



语言以人为本

——第三轮语言哲学对话

赵俐等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主持人简介

赵俐，1971年12月生，祖籍安徽。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讲师。199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导专业。同年进入本校播音系攻读硕士学位，播音发声方向。1996年毕业，留校任教。2001年开始攻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曾参与著作《语言能力及其分化——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发表《节目主持人的一线需求与主持人的培养》《有声语言的声音是什么——论播音创作个性展现的理论基础》等论文及访谈文章。参与研究《播音主持专业人员吐字发声主客观评价》《播音教学法研究》等部级科研项目。

Email zhaolibbi@sohu.com



前 言

一

语言哲学，“大致上指的是关于语言学的又超于语言学的有哲学意味的大的理论问题”，这是在第一轮语言哲学对话中达成的共识。在认识到应用语言学具有理论之后，语言学有了新的划分，就是本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语言学理论。其中语言学理论，又可以叫做语言哲学，包括本体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理论。

在第一轮《语言哲学对话》的“同海外兵团几位朋友的对话”中，学者们谈到海外兵团对于中国语言学的看法，其中有这样的意思：在国外语言学的研究中，人们对于语言理论和语言材料的关系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用理论指导语料的收集及分析，二是用语料来证实理论命题，或提出挑战，或强化其正确性，或者推翻某个假设甚至整个理论。国外的不少论文都属于第二类，而我们国内不少语言刊物上的论文则缺少一些理论争辩的气氛，不少文章只是罗列现象而没

有在理论层次上进一步探索。这样的提醒是很有积极作用的。我的博士生导师于根元老师研究方向是应用语言学历史及理论，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把握现在和未来，研究理论是为了发展理论。北京大学的陆俭明教授这段时间以来，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我们中国的语言研究向来讲究实例，“例不十，法不立”，这是严谨的学风；但同时我们忽略了理论建设，总是在用国外的理论。他希望我们中国语言学术界能在重语料的同时，也能加强理论的建设，争取让外国也用上我们中国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也有些人认为，我们中国人是不擅长搞理论的，我们尽力为世界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提供语料就可以了。可是，我们理论水平不高的话，又怎能保证提供的语料有研究价值，而且外国的研究者又没有我们语言的良好语感，怎么提炼出理论来？关注世界研究主流，并且扩大我们所关注的语言范围，这是必须的。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从西方语言学理论中已经借鉴或搬用了不少。但是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语言实际，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样，即便借鉴了别的理论，也一定会有所发展。发展了理论，对世界也有所贡献。第一轮语言哲学对话就是一批实践者所进

行的理论探索，也是试一试我们能不能搞理论，可以说这次尝试是成功的。

理论究竟从哪儿来？我们认识的对象其实是认识主体实践波及的世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要被检验、要发展也得在实践中进行。我们认识的对象和基础，认识的检验和发展都与实践密不可分。寻找主体眼中的客观世界的规律，只能无限制地逼近规律。找寻规律，就是在建设理论；将理论转化为认识主体的思维方式，再深入实践，检验已认识到的规律，是进一步逼近规律的过程，也是在发展理论。而这些都是必须深入实践，在实践中完成。从实际出发，解决了实际问题，就一定会有理论。这个问题在本轮对话的“毛泽东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述”一章中就有讨论。寻求规律的过程是永久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起于实践，落于实践，还是“大胆假设”之后“小心求证”，都应该是动态地始终地深入实践。

第一轮对话主要就语言的本质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进一步认识了语言交际和动态的本质属性，同时也肯定了语言的人文性等其他社会属性。语言观的调整，带来了新的规范观，于是一系列相关问题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一直延续到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在第

二轮对话中，继续就修辞、语法和语言哲学进行反思，并且对应用语言学的热点问题——关于新词新语、网络语言、播音主持语言的讨论展开再讨论，还切中语言生活实际，对教学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都重视的问题“语言能力及其分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第一轮对话已经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和认可，第二轮也付梓在即。现在是前两轮的继续——第三轮语言哲学对话。

二

世纪之交，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一些大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现实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本轮对话是由前两论对话的主持人于根元教授再次提议发起的学术沙龙活动，参加者有于老师和他的博士生、硕士生，还有一些其他院系和媒体的朋友以及与话题有关的专家学者。对话，就是平等、宽松的环境中的各抒己见。无论想法成熟不成熟，都可以在此发表。意见相同，互相补充，意见相左，互相碰撞、互相包容，等认识转变了，还可以补充原来意见不同的人的观点。对话，也是我们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学习者与高层次专家共振的好机会。课堂，是学习的场所，课下聊天和讨论，可能收获更大。对话的原则除了继承第一轮语言哲学对话的“联系实际、思路开阔、减少重复，语言表达生动、简洁，让人好懂”之外，再加一条，就是敢于大胆设想。目的是：重在建设。在这轮对话中，议题主要围绕关注现实、学习历史、设想未来，最终目的是探讨理论和方法。

我们就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研究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像“语言以人为本”。关注到一些实际生活中的语言现象，并透过现象研究理论问题，像十字街头的语言文字，争论较多的外来词，一些词语使用中的缺乏保护，播音主持不规范语言现象，即兴口语表达的训练方法及理论基础等。对于控制语言表达的机制和方法我们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方法——程序语言、语结和语言创新能力。我们还通过再读毛泽东关于语言文字的论述和推想未来的语言生活来反观语言表达、语言研究、语言学习和语言工作等。

对话者提出了这些认识：

一、语言是人的第二形象，它综合反映人的各种信息：思想、情感、心理、气质、素养、学识等。语

言表现人更内在，更真实。

二、语言是人活动的一个部分。人不光指人体，人的活动也是人。“得心应手”“言为心声”就是这个意思。语言是心的活动，人又是活动的，思维是人的活动，语言当然是人的活动。

三、语言是音义结合体。书面语言也有声音，有声语言一定有意义。看文字时人并不是无声的。我们看书时，尤其是看到歌词时，脑中的声音就比较明晰。有声语言表达中如果只剩声音空壳而缺乏内部理解与感受，是轻视了“义”的交际值不高的语言。

四、人的关系与语言之间呈现一种函数关系。语言有真诚表达，有面具化表达，都以交际双方的关系为前提。要想调整语言首先要调整人的关系。语言创新，就是尊重人，尊重交际对象。

五、语言研究，往往离不开对人的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很多理论就来源于对人的认识。做语言工作，其实是做人的工作。我们在第二论语言哲学对话的“新词新语冲击波”里说：情趣当然是动态变化的。一方面是人的情趣的变化。一方面是词语新颖色彩会磨损，文化含量也会磨损。长期保存高度的新颖和文化含量不容易。我们提出语言使用的保护，是提醒语

言使用者尊重人关于语言的创造。

六、向古代学习、向外国学习，其实都是向人民群众学，是向古代的和外国的人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往往思维很活跃，传意生动。学习人民群众主要学他们的生动。世界各国的语言都是在兼收并蓄中丰富起来的，汉语也是如此。强势时的主动学，层次更高。只要有利于交际，有利于语言生活的丰富和健康发展，我们都应该吸收。强势了不学会成为霸。

七、新的现象，能最充分地反映全息。难题，是生长点。关注新的语言现象，解决难题，有利于反思现有理论、发展理论。

八、有时语言研究需要假想，假想需要以廓清理论为前提，假想的结果还要放到实际中去检验。对未来社会汉语语言生活的展望，正是对理论依据的深入探讨，也为当代的语言生活提供发展的借鉴。

九、我们在学习语言、学习理论时，容易滑向形式主义的轨道。只学外形，不领会内容，不实践到生活中，就会形成新的八股。学习理论，首要是实践。在实践中寻找、证实规律，发展理论。已经被认可的具有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也要在不断的实践中转化成自己的思维方式，才算走出了书本，才是将理论内

化为自己的能力。

十、“鲜明”不是硬梆梆，不是高八度。

十一、研究语言表达的不规范现象，还要研究为什么问题经常出在这些地方，要研究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交叉，不能只是归结为规范意识不强。播音主持语言不规范现象中的位度形容词的使用，语言的嫁接和迁移现象，重复和啰嗦现象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要挖掘其中的理论，为实践者提供提高的方法。

十二、有些即兴口语表达的训练方法要反思其理论依据，不能将语言训练变成纯形式的空壳雕琢。语言表达练习还要努力在实际交际环境中进行。

十三、掌握语结，用好语结，是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一个关键。看语言发展成篇章总是沿着一定的语脉进行，这些语脉并不孤立，而是互相交织形成一个个网络，其中的交叉部分与其他部分有极为紧密的联系，我们把语言网络中的交叉部分、关节点称为语结。语结有的是基本内容，有的是帮助记忆的关键词语，有的是有意思的枝蔓。像基本内容、想发挥的、新见解以及一两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怕忘的；还有关联，就是怎么过渡；再就是跟主题没关系的枝蔓，很有意思的，说的时候容易忘的，其实这是血肉。重

要的又容易忘的，记下来。语结的运用，一种是找语结，生长，一种是有了全文再压缩。找语结注重的是新见解。新的种子，长法不一样。语结在听、说、读、写等过程中都有实际价值。语结不仅仅是要找到，往往要培育。底蕴和充而用之要结合。

十四、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语言还有一个总管它的语言，可以叫“程序语言”“情绪语言”或者“整体设计语言”。“情”并不直接作用于语言。在“情”和语言之间有个中介物，这个中介物其实也是语言。动笔之前，总要想想是写得含蓄古典一点还是粗犷时尚一点，节奏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这个设置对整篇文章都有决定性的作用。怎么样才能说得好、写得好，要把握这个总的东西，就是程序语言。语结充而用之，成为语脉，程序语言总管语脉的走向和氛围。认识到程序语言的客观存在，在语言使用中，就可以通过程序语言的调节，进行更加有效的交际。

十五、创新不会横空出世，而是在实事求是中更接近“是”的那部分，是更深入到生活本质中去。不务实就不可能创新，必须在务实中创新。继承不好一定创新不好；不创新的继承其实不是继承，那是照搬，是亦步亦趋。语言创新是在交际的趋同又趋异的

过程中，掌握好陌生化，即新颖度的分寸。语言交际应考虑到交际对象，领前半步。语言创新充分表现在语言的活跃的外层，比较多地表现在词汇中的新词新语、修辞中的比喻，还有谋局布篇和整体风格等方面。有个人创新和人类创新。语言创新有不同的层次性。还有偶遇创新和持续创新之分。优势很容易成为模式。要不断创新。要进一步研究语言创新的标志、创新的外部 and 内部要素、发展语言创新能力的关键，并寻求发展语言创新能力的方法。

三

对话可以较自由地相互切磋，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学术建设者都乐于采用了。但年轻的我们更多的是向老师讨教。议题都是于老师根据语言生活的实际和语言研究的现状拟定的。要说我算个主持人的话，倒是参与感很强，但驾驭感就显得弱了，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专家嘉宾”。我们都理解，这是老师在扶植年轻人，在培养队伍。扶植年轻人，甘为人梯，于老师成长在《中国语文》编辑部时就多次看到了这样的榜样。如今，于老师用同样的方法来培养我们了。

可我们无论是学术功底还是工作效率、勤奋程度都远不如他，这让我们怎能不战战兢兢？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是于老师提出的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中“重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要求我们这支队伍首先重视实践。其中不少人正在一线从事语言教学，只是领域特长有所不同，有研究播音主持语言的，有擅长新闻语言的，有熟悉广告语言的，还有出身外语的应用语言学的。大家也都是从实际中发现问题开始，到解决问题而发展理论，再等待回到实践中进行检验。我们也都重视理论，我们深感中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建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研究理论，我们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就是重视东方哲学。东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观、文化观和思维方式，将深深影响着我们的语言观和研究方法之中。

这次对话的讨论内容，当然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外来词、十字街头的语言文字、播音主持不规范语言现象和即兴口语表达的训练方法及理论基础等。坐到一起，静心讨论，平等对话，拓展了思路，深化了理论，提供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有的是比较新的提法，像语言以人为本、语言使用的保护，探讨的是语言的一些根本点，具有哲学高度。有的则是全新的命

题，如程序语言、语结，还有语言创新能力，是难点，也是创新点，可能是解决一些问题的突破口，迈出第一步不很容易，有待一步步地梳理思想，调查研究，有很多实际工作要做。我们都要补一些方面的课。有的论题看起来比较熟悉，学习过，像毛泽东关于语言文字的论述，再度学习，一是温习相关理论，更重要的是找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方法论，反思治学之路。

回过头来，再看看我对话中的思路，有时仿佛能看到一些新视角、新观点的苗头，但却并不能敏感地鉴别出来，再深入下去，恐怕是论感有待加强。有时真的不免要发出“真是无知者无畏呀”的感叹。一些问题的确是理解了，感悟到了；但有时并不能与于老师的层次产生共振，理解些皮毛却也敢于大发感慨。有的地方思路不够开阔，论据也欠充分。但转而一想，又有些欣喜——能发现认识不够深入，就说明进步了。每看一稿，就能发现不足之处。我和陈晓宁有同样的感受：想修改，那就是没完没了的改，文字上还是尊重事实吧，这就是中介状态，很正常，进一步思考的结果可以在以后的研究讨论中发表出来。我们的研究结果应该永远都是中介状态，只是离目标规律

逐步逼近。这时才理解了于老师所用的“滚雪球”的研究方法。滚雪球，就是不用等到所有的准备都齐全了才做学问，那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客观规律。有了一些核心之后，就在高水平的引领中接受熏陶，并且及早介入实践，探寻规律。阶段性的认识，可能不够成熟，但也不妨拿出来，有了成果增强了自信和兴趣，听听意见，获得指导，再进一步深入和拓宽。比如，我谈到的关于语言创新能力。刚开始，在于老师的引导下，首先思考的是最根本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一次次写札记，终于弄清了创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实事求是过程中的更接近“是”的部分，创新与务实、与继承都有紧密联系，从而扭转了以往的创新就是奇特想象，就是异于传统的错误认识。再通过大量的语料，看语言创新是陌生化，是新颖度，是得深入生活的本质，才有创新的语言表达。后来，通过与于老师和其他专家进一步交流，思路又开阔了许多。语言创新有在此时此景中提高了交际效果的个人创新，即语言运用可能并不是别人从未用过的；还有一种，不仅提高了交际值，还推动了语言结构变化，那是人类创新。有生活语言的创新，有文学艺术语言的创新，还有用自然语言表达不了那么精确、俭省的

科学语言，像公式，也是一种创新。我还认识到，语言表达有创造，理解也有创造。语言结构的重组是语言创新，语言某一部分的充分应用也可能创新，如语音形式就大有文章，语气、节奏、音色等反映出来的整体形象。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先通过语言结构的现有限定性来推断出创新的可能性，再放到实践中找语料，检验。我们的研究总在中介状态，我的前言也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我们已经在开展第四论语言哲学对话，我会成长，我们的研究在推进。

赵 俐

2002年10月31日